

Globethics Repository



论国防伦理的现代应用价值 [On the Modern Applied Value of Ethics of National Defense]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翁, 世平
Publisher	中国文化信息协会；香港现代教育研究会；世界华文大众传播媒体协会
Rights	With permission of the license/copyright holder
Download date	2026-09-13 16:59:18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82993

翁世平：论国防伦理的现代应用价值

翁世平

[内容摘要] 本文提出了重视国防伦理研究的重要问题，界定了国防伦理的基本内涵，深入分析了当代国防伦理建设在处理国际关系、打赢高技术战争和建设国家、民族、军队精神长城等方面的重要应用价值。

[关键词] 国防伦理 政治 战争 教育 价值

一、现代国防与国防伦理

“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1]在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有了国家就有了国防。国防和军事活动，历来与国家的生存与发展息息相关。国防“是国家为抵御外来侵略与颠覆，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维护国家安全、统一和发展而进行的军事以及与军事有关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外交等方面的建设和斗争。”[2]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经济、政治制度和奉行不同国策的国家，在国防上表现出不同的特性。当今时代，霸权主义国家的国防，为着实现统治集团和本国的所谓“特殊利益”，显示其侵略、扩张的性质。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始终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一如既往地坚持国防的防卫性质，维护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历史实践表明，国防的强弱与国家的综合国力成正比。

正在世界范围兴起的综合国力竞争，集中体现着当代条件下国家生存与发展的根本利益。经济全球化以不可阻挡之势加速推进，强国与弱国力量消长复杂多变，生存与发展的利益格局错落变动，世界各国均积极致力于以高科技为龙头、经济力为基石、政治与外交为保障、军事力为后盾、政府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竞争。在生存与发展根本利益的驱动下，许多国家都在充分利用相对平时时期的宝贵机遇，从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不断加强国防建设，抢占新世纪的军事制高点。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集中体现在增强国防实力的竞争上。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防实力，是物质实力和精神文化实力的总和。国防伦理则属于综合国力和国防实力中十分重要的精神文化力量。

国防伦理是国家和民族精神文明和伦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和社会成员关于处理国家关系、致力国防建设的价值取向和伦理道德行为规范体系。国防伦理的研究及其应用，作为对人类发展前景、现实利益冲突以及生命价值普遍的人文关怀，对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关系的协调，对国防建设、战争活动与军事行为的价值目标和价值准则、以及军事活动主体精神境界的必然追求，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在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防实力中精神文化重要因素之一的国防伦理，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科学指南，在全球化多极格局、多元文化环境中，具体阐释国家在国防、军事方面的行为、成就和思想，整体把握世界历史、文化的要素，考察国防与军事活动的演变、原因、实施及其本质规律，以及战争和军事在不同社会的作用，形成与多极化格局相适应的国防、军事价值观念体系，积极应对全球化时代经济、技术、政治和社会发展的挑战；对全球范围内军事活

动领域重大问题、焦点问题进行伦理反思，研究涉及国防、战争和军事行为的重大伦理道德原则，以及对人道主义、人权、正义、生命价值等观念体系及其在军事领域的表现与应用等作出诠释；研究战争和国防建设、军事工程、军事科学技术对人类和全球环境可能产生的诸多影响，提出合理、公正的评价标准和伦理道德准则；研究敌对国家双方各自行动的信念、准则和价值观，并进行历史的比较，把握各方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行动的出发点和伦理依据，及其变化发展趋势等等。从其涵盖的领域看，国防伦理显示出广阔的应用前景和特殊价值。

二、战略应用：斡旋国际政治大舞台

和平与发展是全人类共同关注的重大课题。当今时代，人们对自身安全、精神生活及其与全球环境的协调与和谐，有着比以往时代更为迫切的渴求与祈盼。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霸权主义超级大国，它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维护自己的经济霸权、进而推进政治霸权、军事霸权、文化霸权和信息霸权，刻意向全球推广自己的政治模式，传播甚至强加其理念、价值观和政治制度，力图凭借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全球性技术优势形成经济、军事、政治与文化强势，主导全球化进程。在人权问题上，美国实行单边主义，奉行双重标准，在各地地区推进不同的人权战略重点，对于与所谓美国“国家利益”相关的地区不惜派出重兵，大打出手，“先发制人”，以军事实力作为发言工具。

然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多极化格局的发展趋势，绝对不可能以美国的霸权主义意志和武力干涉、强权政治为转移。各大国在世界性竞争中，相互依存的关系日益深化，世界各国的发展只能依赖于相互之间的利益协调，而不可能靠长久地损害他国的利益求得，各种重大问题的解决，没有一个大国能够全部独立担当。唯一的出路与最好的选择，是全球范围的和平对话与广泛合作。全球化趋势和多极化格局迫使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在内）自觉或不自觉地共同建立某种国际协调与控制机制。在这样一个单边与多极长期较量的全球性舞台上，协商对话与军事实力的交替作用方式，使各国不同文化价值观念的较量有了更大的进退空间。

中国作为一个迅速兴起和负责任的大国，一个坚持独立自主、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发展中国家，一贯谋求维护世界和平和国家安全、稳定与发展的国防政策，决不穷兵黩武，也决不扮演以追逐霸权为目标的挑战国的角色，而是凭借自己独特的地位，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在握有强大武力后盾的同时，始终坚持以和平手段积极推动世界多极化格局的形成发展。正因如此，国防伦理的战略价值日益凸现，其伦理价值观念在处理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关系的战略上的先导、制约和协调作用更加突出。在新的世界格局中，国防伦理建设将更为明确、具体地提供正确处理当代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一般方法和伦理原则，在错综复杂的军事斗争和战争风云中遵循正确的道德准则，“化干戈为玉帛”、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国防伦理的研究与应用，使我们在参与世界军事、政治领域的全球对话中，确立起必要的伦理原则、框架模式和理论支撑，提供基本的价值准则和思想武器，从而充分利用国际间的和平讲坛，进行伦理调节与先期斡旋，为获取和平发展的机遇与条件，抑制冲突化解危机，赢得宝贵的时间和空间；国防伦理的研究与应用，使我们能够知己知彼，在与潜在军事冲突对手的战略对话中，提出基本的伦理准则和价值标准，更加充分、有力地使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压缩敌方企图谋求的战略利益和战略空间，缩小其在国际舞台的回旋余地，运用锐利理论武器予以必要而坚决的反击，实现并拓展我方应有的战略利益。例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打着“人道主义”的幌子干涉别国内政，侵犯别国主权，并且用所谓“人权”问题攻击我国，我们与其展开“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迫使敌对势力的战略图谋难以得逞。

国防伦理的研究与应用，使我们寻求并发现各国不同价值观念体系的契合点，建立理解、沟通的桥梁，促进军事冲突各方就国际新秩序成功地达成一致，使之与新的多极化的国际形势

相适应，并使达成的世界秩序趋向于合法化、合理化，对行为规范和制度达成的一致或求同存异，对合法性、合理性的公认，从而不断强化全球范围内对世界秩序的认同，使这些规范和制度可能建设起牢固的基础并日趋稳定，世界的和平安全得以持久。

三、实战应用：驾驭现代高技术战争

战争、军事历来是国家、阶级、种族、宗教等社会集团之间惊心动魄而又胜负难料的生死角逐，是一种多元价值观念相互冲突、融和，以经济、政治实力为筹码的强者与弱者之间的对话。战争现实，既与道德并存，亦与道德悖反。从古至今，战争的性质、战争实践中的道德问题一直是中西方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为之角逐的核心问题。“故义者，兵之首也。”[3]“兵者，凶器也。战者，逆德也。”[4]“道者，全民与之同意也，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5]这些对战争道义的总体把握，是对战争性质、规律，即战争中应实现何种价值目标、遵循何种道德原则的不同探求。在当代，从海湾战争到巴以冲突，从科索沃战争到2003年3、4月间的伊拉克战争，无不表明国际间民族矛盾、种族矛盾、宗教矛盾、领土争端、经济利益等冲突日趋尖锐，战争怪物仍然占据历史舞台重要一隅，进行淋漓尽致的表演。

战争观始终是国防伦理的核心课题。我国政府和军队一向支持正义的战争，反对非正义的战争。面对这样的世界局势和具体场景，何为正义非正义？评判战争正义与否的依据有什么新的变化？战争与军事冲突的对手中孰是孰非，孰善孰恶？中国作为未参战国应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是沉默、规避，还是坚持原则，伸张正义？其中既有伦理原则与价值评判标准问题，也有经世济民、防患未然的方略选择。时代发展到今天，对战争性质、战争手段、战争后果等方面的道德价值评判表现出更为复杂，更难判定的特点，必然要求我们凭藉国防伦理的新的理性思维作出科学的解释。

列宁提出：“弄清战争的性质是马克思主义者解决自己对战争态度问题的必要前提。”[6]“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关于战争本质的基本观点，也是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分析和指导战争的根本出发点和方法。一切战争都是由政治孕育、产生的，都同政治有着本质的必然联系。除依据政治目的来判断战争的性质以外，马克思主义评价战争性质主要依据的平等原则和历史进步原则仍将发挥重要作用。对于战争和军事冲突的种种特殊表现方式，如一些小国在无法与大国军事力量相抗衡的情况下，采取暗杀、爆炸、劫机等恐怖主义手段，使我们看到了霸权主义与恐怖主义之间极其残酷的较量，对于这种完全不对称的战争双方正义与否、是非、善恶的分析评判，有着与人类已往经验完全不同的新的内容与方式，同时也是一个异常复杂的“混合物”，这也是国防伦理研究不可回避而必须加以精细解剖、进行深刻反思的客观现实。

国防伦理的实战应用，有助于我们更为客观地判明现代战争的性质，深刻认识战争的本质规律，有力揭露霸权主义、恐怖主义在战争现实中的反人道、反人类的战争观、价值观，及其采用的邪恶战争手段，尤其要揭露霸权主义迷信战争暴力，制造仇恨，滥杀无辜，以及在人道、人权上的双重标准；戳穿其喊抓贼而行窃，践踏国际公法和国际公约、侵害别国主权、威胁他国安全，形成国际公害的虚伪面具和丑恶嘴脸，谴责和批判其虐待文化的劣根性及其对世界和平进步事业的深重危害，努力在世界舞台伸张正义，团结更多热爱和平的社会力量，为维护世界和平正义事业共同奋斗。

在现代高技术局部战争和军事冲突中，何种武器可用，何种武器不应当使用，相应的伦理道德标准又是什么？对于生化武器和核武器，是禁用还是销毁？如果使用，何为正当与适宜？现代战争、高新技术武器装备等对环境与生态的影响如何？从人类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长远利益出发，应当如何对战争主体及其责任确定道德评价标准，从而如何选择正确的应对良策？这

些重大课题，无不迫切期待国防伦理的创新与发展。

新军事变革方兴未艾，围绕领土、领海归属，民族、宗教纠纷、经济利益和政治斗争而展开的现代高技术战争表现出新的特点；信息时代特有的信息战、新闻战、经济战、法律战、心理战等，改变了传统的战争样式和战场格局。伊拉克战争中信息威慑、信息渗透、信息欺骗、信息封锁多种手段的并用，直观而深刻地展现了信息攻防的精神文化内核——敌我双方价值观、信念、意志的较量与博杀。尤其是美军精心打造、包装的“斩首”、“震慑”、“自由与正义”等称谓和作战行动，以及“扑克牌通缉令”等招数，无不显露其借助某种伦理文化语言、逻辑和科技强势，力推“精神+利剑”的信息作战行为模式，并使之成为谋求战争行动政治、经济、军事价值最大化的力量倍增器。

现实的严峻挑战表明，在信息化军事来临的新时代，我们必须未雨绸缪，不断创新、丰富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防伦理的精神文化内涵，善于将正义与人道的精神武器与先进的信息技术融为一体，在信息化战争中御敌克敌，夺取胜利。

四、教育应用：建设国家、民族和军队的精神长城

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防实力的形成与保持，与国防教育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国防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不断强化公民为捍卫祖国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防御侵略和颠覆的精神素质，普及军事知识和技能，提高人民群众的身体素质，在思想上、组织上为进行国防建设和开展国防斗争做好充分的准备。在相对和平环境之中，国防伦理有其特殊的教化与育人功能。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实践中不断结合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要求，丰富着这个民族精神。”^[7]民族精神是一个国家和民族保持强大国防能力的思想基础，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意识形态，不可能自然生长，必须通过一定的教育手段进行灌输和培养。在全体公民中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国防伦理教育，将使全民族增强国防观念，树立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增强公民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不忘国耻，共铸国魂，形成和保持与国防建设需要相适应、以维护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的意识、思维和心理状态，树立科学的战争观、国家安全观，掌握必要的国防和军事知识，发扬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民族传统美德，形成整个国家和民族坚不可摧的精神长城。

军队建设历来是国防建设的主体与中坚。江泽民同志强调，军队要“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具有高度政治觉悟、高昂士气和掌握现代军事技术、懂得现代战争指挥艺术的优秀人才。”他在2003年9月视察国防科技大学时写下题词：“厚德博学，强军兴国”^[8]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环境和高技术战争的特点，对军队建设和军事人才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也为国防伦理提出了新的历史任务。

伦理道德教育对军事人才的成长提供着方向指导和精神支柱，提供着发展基础和内在动力，对于形成军队战斗力、确保我军胜任“打得赢”“不变质”两大历史使命，具有无可代替的重要作用。与时俱进的国防伦理教育，包含关于军事人才伦理道德的教育观念、方针原则、人格目标、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和环境建设等。如：针对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图谋和心战策反、信仰争夺的现实，着眼军事人才素质全面发展和人格完善，强化德育和心理教育有关内容；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和马克思主义战争观教育，宣传战争的正义性，坚定敢打必胜，正义必胜的信心，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强化听党指挥的军魂教育，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构筑强大的精神支柱；强化军人职能意识，培养居安思危的观念，爱军精武，以创新精神刻苦钻研军事科学技术，积极为打赢未来高技术战争做好准备；加强军人勇敢、自我牺牲精神的培养，帮助军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强化军人严格的纪律观念，处理好自由民主和纪律约束之间

的关系，养成遵纪守法素养，保持优良作风；针对高技术条件下信息战、心理战特点，强化军人心理素质教育，培养军人顽强的战斗意志；全面实践公民道德规范和军人道德规范，促进军人日常生活行为养成，强化实践性训练环节，塑造军事人才的健全人格，造就一大批全面发展的新型军事人才。

江泽民同志指出：“解放军是个大学校，经过这个大学校培养的大批合格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军人，将会成为社会主义新道德、新风尚的传播者，有利于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有中国特色的国防伦理在全民族教育和军事人才教育实践中的广泛应用，必将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国防现代化进程，确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早日实现。

参考文献：

- [1]《孙子兵法》·计篇
- [2]张万年：《当代世界军事与中国国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第4、5页。
- [3]《孙臆兵法》·将义
- [4]《尉繚子》·兵令上第 2 3
- [5]《孙子兵法》·计篇
- [6]《列宁全集》第 3 6 卷第 9 1 页
- [7]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9页
- [8]《解放军报》，2003年9月3日，第一版。

（本文发表于《中国教育改革》2004年7月第二期,总第34期）

（作者简介：翁世平，海军工程大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